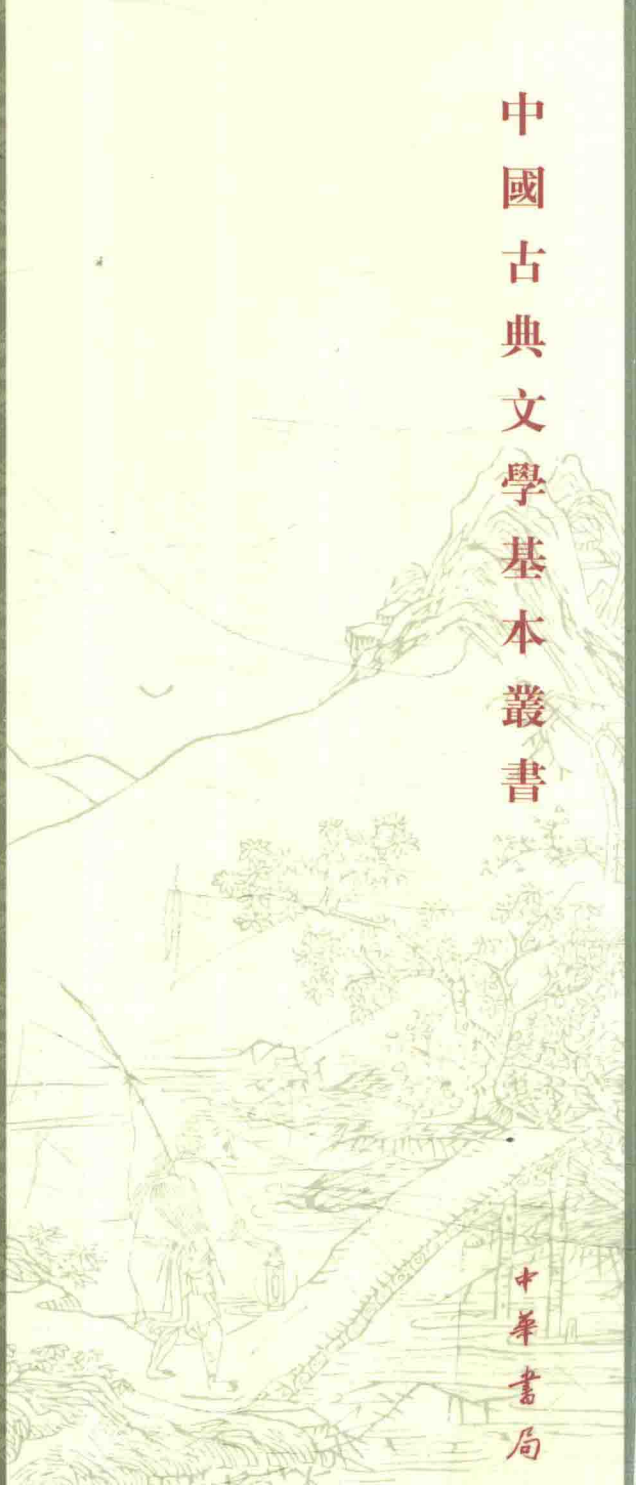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中華書局

李頎詩歌校注

上冊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李頎詩歌校注

上冊

〔唐〕李頎 著
王錫九 校注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李頎詩歌校注/(唐)李頎著;王錫九校注. —北京:中華書局,2018.1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ISBN 978-7-101-12668-6

I. 李… II. ①李…②王… III. 李頎(690~751)-唐詩-詩歌研究 IV. I207.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166426 號

責任編輯:許慶江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李頎詩歌校注

(全二冊)

[唐]李 頎 著

王錫九 校注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 28%印張 · 3 插頁 · 485 千字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2000 冊 定價:98.00 元

ISBN 978-7-101-12668-6

李頎集卷上

五言古詩

題僧房雙桐

青桐雙拂日，傍帶凌霄花。
綠葉傳僧磬，清音潤井華。
誰能事音律，焦尾蔡邕家。

李兵曹壁畫山水各賦得桂水帆

片帆浮桂水，落日天涯時。
飛鴈看共度，閑雲相與遲。
長波無曉夜，泛泛欲何之。

晚歸東園

李頎集卷上

五言古詩

題僧房雙桐

青桐雙拂日
傍帶凌霄花
綠葉傳僧磬
清音澗井華
誰能事音律
焦尾蔡邕家

李兵曹壁畫山水各賦得桂水帆

片帆浮桂水
落日天涯時
飛鴈看共度
閑雲相與遲
長波無曉夜
泛泛欲何之

晚歸東園

出郭喜見山
東行亦未遠
夕陽帶歸鷺
靄靄秋稼

明嘉靖三十三年黃氏浮玉山房《唐詩二十六家》本《李頎集》

前言

李頎是盛唐時期的一位重要詩人。但是對於他的生平事迹，今天我們知之甚少。從其詩歌裏的描述來看，李頎應當是唐代河南府（今河南省洛陽市）潁陽縣（今屬登封市）人，長期居住在潁水的一條小溪旁，這就是他在詩中多次提到的「潁水陽」、「東川別業」、「東園」的地方。李頎本有強烈的用世之心，早年熱衷於結交貴游，希圖以此走入仕途，不過以失敗告終。這纔使得他轉而閉戶潁陽，折節讀書十年，在開元二十三年進士登第，授官新鄉尉。至於何時被授此職，史無明文，學者們的推論認為，從中進士後直到天寶初年都有可能，無法確定其具體時間。罷官新鄉尉以後，李頎大約就在家鄉潁陽過隱居生活，再也沒有任過其他官職，所以，當時的詩歌評論家殷璠在《河嶽英靈集》（卷上）慨乎言之：「惜其偉才，只到黃綬。」表達了極大的惋惜之情。李頎的交游廣泛，與當時許多的詩人、名流過從甚密，交誼深厚。正是通過研究這些詩歌，我們可以考知李頎生前的一些活動和它們的時間地點等情形。也因為這一點，李頎絕大部分的詩篇，都是以送別詩、寄贈詩、酬答詩的形式出現的。不過，從其所表現的內容看，在盛唐時期，除了像李白、杜甫這

樣的大家以外，李頎詩歌所涉及的題材是豐富多樣的，名篇佳作也很多，不遜於當時的任何一位著名詩人。在詩體形式上，李頎也有較高的成就。李頎的七古，也是除李、杜以外，而與王維、高適、岑參并稱為「王、李、高、岑」的盛唐四家。其七律雖然只有七首，但自明代前七子以來，論者的評價極高，當然其中有些溢美之詞。其五古、五律（包括排律），作品數量較大，上乘之作也不少。唯有五、七言絕句，本來作品就不多，只有極個別的篇章比較受人重視。以下，我們擬對李頎詩歌的主要題材內容以及它們的一些藝術特色，作一番簡要的論列，以期窺其一斑。

在現代的中國文學史研究中，李頎是被列入盛唐邊塞詩派的詩人。他的邊塞詩數量不多，只有五首，但是特色鮮明。在立題上，他全部採用前人既有的題目，如樂府古題的《古從軍行》，從漢樂府古題《出塞》《入塞》衍化而來的新的樂府雜題《塞下曲》《古塞下曲》，早已有之的擬古、效古的《古意》等。很顯然，這些都賦予了李頎邊塞詩借古喻今、托古諷今的特點。《古從軍行》一詩，表面上所寫的是漢王朝的史事，漢武帝窮兵黷武，遠征西域的士兵備嘗艱辛，却無法歸來，「玉門被遮」，直到付出生命的代價，所得到的也只是「空見蒲桃入漢家」的結果，開邊之禍的慘烈到了何種程度。實際上，這樣的詩篇，是對開、天之際唐玄宗輕開邊釁，好大喜功的邊防政策的揭露和批判，反映了當時社會的一個

重大主題。此詩境界開闊，但環境氣氛的渲染極爲蕭條淒涼，情調蒼涼沉鬱。用短章表現複雜而重大的主題，概括凝煉，簡要精警，令人思索。李頎其他的邊塞詩，都是從戰士的角度表現問題，確立旨意的。如《塞下曲》（黃雲雁門郡）一詩，將邊塞的惡劣環境和士兵的驍勇豪邁緊密結合起來寫，最後激發出立功邊塞、消滅敵人的豪情，表現了其慷慨悲壯的精神面貌。而另一首《塞下曲》（少年學騎射）則可以說是對上詩的反跌。此詩前六句蓄勢，竭力寫出邊塞士兵意氣奮發的豪壯舉動和建立「邊功」的強烈願望，而末二句「膺力今應盡，將軍猶未知」，與上文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士兵失意悲憤、悵鬱難平之情，一瀉無餘地表現了出來。還有兩首詩，都着重表現士兵出塞戍守生活的艱苦。《古塞下曲》（行人朝走馬）詩專寫「赴邊」，詩中將士兵沿途所經歷的闊大蒼涼的環境和清麗秀美的景物融匯在一起，從而造成了淒惻悲涼、哀婉柔美的風調。《古意》（男兒事長征）則側重於寫「戍邊」。長期不畏艱辛，浴血奮戰在塞垣的戰士，「未得報恩不能歸」，在邊疆上無法實現立功的願望，又不能返回故鄉，此時此刻，再聽到哀惋悲愴的「出塞聲」時，痛苦得「淚如雨」下。顯然，此詩同情戰士們長期而艱苦的戍守生活，立功無賞，理想破滅，只落得無比的悲傷痛苦。究其原因，就在于當時的統治者所奉行的開邊黷武政策。在盛唐詩人中，李頎的邊塞詩，是唯一集矢于此的，顯得非常的特別和突出。

除了在邊塞詩中所表現出來的關注現實的精神以外，李頎幾乎再沒有直接反映社會政治問題的詩篇了。不過，他有幾首寫歷史故事和神話傳說的詩歌，應當是有借古諷今，針砭現實的意義的。如《絕纓歌》寫楚莊王「寧愛賢，不愛色」的故事，可能是曲折地批判諷刺唐玄宗寵愛女色的昏庸行爲，透露出希望統治者用賢的思想。《鄭櫻桃歌》則批判石季龍寵愛鄭櫻桃，過度驕奢淫逸，導致身死國滅的後果；《王母歌》諷刺漢武帝希圖求仙，但因為其驕縱豪奢，最終黯淡收場，似乎都有托古喻今，批判當朝皇帝唐玄宗昏庸腐敗的深意。只有《謁張果先生》詩，寫的是現實中的人事。詩中對其誇誕虛妄的所謂神仙的行爲，似是揶揄，實爲諷刺；看似堂皇正大，實則滑稽可笑，應當是有對唐玄宗佞道，過於隆禮荒誕不經的方術之士的批判嘲諷之意的。所以可以將此類詩篇視作與當時統治者的荒唐行爲有着一定聯繫的政治詩。

李頎的人物素描詩，歷來受到人們的重視，它是李頎在文學史上所開闢的頗有創獲的一個題材。從形式上看，它們大多就是通常的送別詩和贈答詩，但是將筆下的人物形象、精神風貌、氣度性格，刻畫得栩栩如生，神采飛揚，成爲一個時代士人生活的集中體現。如《送陳章甫》，送別詩而不寫惜別悵惘之情，而是着力於表現陳章甫豪縱不羈、豁達大度的性格特徵。此詩運用粗綫條的筆法，主要以贊嘆的筆調表現友人光明坦蕩的胸

襟，以素描的方法刻畫友人偉岸雄豪的相貌，以比喻形容的筆觸描繪友人灑脫的個性和孤高的品格；而在詩的開頭和後幅則結合景物的描寫、環境的渲染、氣氛的烘托，更好地將友人豪縱不羈的性格，豪爽灑脫的氣度展現了出來，收到了情景交融滲透的效果，富有詩意的韻致。

李頎的一些人物素描詩，善於描繪人物的行為神態，展示其性格精神，使筆下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如《別梁錚》詩，主要就是運用比喻象徵的手法，進行典型細節的捕捉和勾勒，生動地表現出梁錚的外表形態，從而突現其個儻不羈，豪縱奔放的性格。《贈張旭》詩，作者要塑造出張旭「豁達」的形象。詩中的精彩部分，就是通過刻畫、形容張旭的行為動作，舉止神態，來突出這一形象的。「露頂據胡床，長叫三五聲。興來灑素壁，揮筆如流星。」左手持蟹螯，右手執《丹經》。瞪目視霄漢，不知醉與醒。」一個「豁達」的人物形象淋漓盡致地展現在眼前了。還有《野老曝背》詩，是短小的七絕體裁，詩的後二句描繪人物的行為神態，「有時捫虱獨搔首，目送歸鴻籬下眠。」將野老恬然無事，蕭散安逸的情狀表現了出來，人物形象猶如浮雕一般躍然紙上。還有《贈別高三十五》，詩中對詩人高適早年潦倒困頓，但落拓不羈、豪縱慷慨的形象神態作了生動的刻畫，表現了其浪漫豪放的性格。

李頎的人物素描詩的數量較多，表現方法和藝術特點也比較多樣化。以下幾種情況值得重視。受魏晉時期品題人物的影響，採用「芝蘭玉樹」似的比喻方法，具體描繪形容人物的姿容品貌，才華風采。如《送劉四赴夏縣》：「九霄特立紅鸞姿，萬仞孤生玉樹枝。」《送劉方平》：「童顏且白皙，佩德如瑤瓊。荀氏風流盛，胡家公子清。」都是顯例。《雙筍歌送李回兼呈劉四》詩，將咏物和寫人結合起來，雙筍的盎然生機，高風亮節，其實就是比喻二位友人的才華和品貌，其藝術方法與上述品題人物實際上是一致的。通過對山水景物的描寫，烘托出人物的性格和風度。如《寄萬齊融》，詩的主要部分寫景狀物，從中顯現了人物優游山水的性格，希冀用世的理想，詩情飽滿，意趣充沛。又如《送馬錄事赴永陽》，詩中大篇幅的描寫山水的風光，豐饒的物產，安定的人民生活，從而很好地襯托出了人物「談笑一州裏，從容群吏先」的雍容風度。運用典故，讓其中的人物、情節、環境起到擬議的作用，借喻筆下的人物，也是李頎的人物素描詩常用的寫法，它在《同張員外諷酬答之作》一詩中表現得最為集中和突出。「洛中高士日沈冥，手自灌園方帶經。王湛床頭見《周易》，長康傳裏好丹青。鵬冠葛屨無名位，博奕賦詩聊遣意。清言只到衛家兒，用筆能誇鍾太尉。」連續用典，將人物的風采，擅長的技藝，生活的態度，個人的嗜好，全部都一一地表現了出來，可以說是李頎人物素描詩的絕技。

李頎的音樂詩只有三首，但它們在唐代詩歌史上的作用和影響是很大的。它們在形式上都採用七言古詩，與此前及同時人的音樂詩一般都是五言短篇不同，它們的篇幅都比較長，便於淋漓盡致地描摹音樂。這對於稍後的中唐時期傳誦的音樂詩名篇基本上都是七古長篇，顯然是有着很直接的啓發意義的。諸如顧況《李供奉彈箏篴歌》、韓愈《聽穎師彈琴》、白居易《琵琶行》、李賀《李憑箏篴引》、《聽穎師彈琴歌》等詩，在摹寫音樂上愈發工細，但他們都受到李頎詩的浸潤，可以說也是一個基本事實。再從摹寫音樂上來說，中唐時期詩人們所運用的方法，也都是在李頎的詩歌裏已經運用了的。《琴歌》主要通過環境氣氛的渲染烘托和衆賓客的「無言」，襯托出琴聲的美妙和動人。《聽安萬善吹箏篴歌》在摹聲上要複雜一些，主要有這幾點：從賞樂人的感受來體現樂聲的動人；以聲摹聲，用多種自然界的聲音比擬樂聲；以形摹聲，即以自然界的各種景象來比喻樂聲的悲歡哀樂、高低澀滑，讓人感覺如在眼前。《聽董大彈胡笳聲兼寄語弄房給事》詩，不僅上述二詩的藝術表現方法仍有所體現，而且它更注重的是對樂聲變化的描述，所以詩中緊緊扣住一個「聽」字，以主要篇幅進行以聲摹聲，淋漓盡致地刻畫出了音情的變化多端，比喻精切工致，達到了空前的藝術境界，代表了這一時期詩壇上描寫音樂的最高水平。

李頎的一生，爲官的時間很短暫，絕大部分的人生歲月都是在家鄉潁陽的東川別業隱居度過的。這在他的詩歌裏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不調歸東川別業》以及兩首同題詩《晚歸東園》，都很具體地描寫了詩人自己隱逸家鄉的生活。《望秦川》、《留別王盧二拾遺》詩表達了強烈的歸隱的願望。《望鳴皋山白雲寄洛陽盧主簿》以白雲寓興，寫出了隱逸生活的蕭散疏放。還有《漁父歌》，敘寫「避世長不仕」的「白首老人」在江湖上的漁釣生活，「於中還自樂，所欲全吾真」，完全是一個脫略世俗的隱士形象，他正是作者所心儀的人。正因爲李頎長期隱居，所以他對友人的隱逸生活和情趣總是給予很高的贊揚。有的是對友人隱居的形象和品行進行贊美，如《同張員外諲酬答之作》詩，就很有代表性。詩中塑造了一位「高士」的形象，其實就是多才多藝，脫略世俗的文人隱士。更多的情況下，李頎對友人隱居的環境和生活情形作出真切的描繪。如《東京寄萬楚》《題綦毋校書別業》《裴尹東溪別業》《宋少府東谿泛舟》等詩，儘管有的詩中的主人仍然身在官場，但作者在這詩中所表現出來的隱逸情趣是十分濃厚的。

但是，這並不是說，李頎的一生是甘於澹泊，以隱逸爲人生追求的。其實，李頎早年的隱逸，是爲了讀書而求仕；晚年的隱逸，則是官運不通，只得返鄉，漸漸走上絕意于仕進，以隱居作爲人生的選擇。在這「前後翻覆的過程中，李頎曾經非常地慷慨激憤、悲傷

痛苦過。這導致了他的詩歌裏產生了不少激昂悲憤的人生感懷詩。如《緩歌行》，采用的是樂府舊題，但叙寫的是詩人自己早年攀結貴游而被拋棄，然後纔折節讀書，自強自立，「業就功成」的人生經歷。雖然詩中所言自己追求的富貴榮耀，格調不高，但他對人生的感慨還是很深切的。《放歌行答從弟墨卿》詩，在略點自己人生履歷的細節時，總是隨之發表慷慨激烈的議論，表達自己懷才不遇、潦倒困頓的憤懣之情。《欲之新鄉答崔顥綦毋潛》詩，則訴說數年任新鄉尉的失意落拓，感慨「男兒在世無產業，行子出門如轉蓬。」情思悲涼，意趣激憤。這兩首詩的人生感慨也是很悲切沉痛的。此類詩，在盛唐諸名家中，除了高適以外，就要數李頎最有成就了。李頎還有兩首詩，即《行路難》和《雜興》，都是以歷史人物和故事傳說為依據展開立論的，其題旨意蘊顯然還是對人生和世態的慨嘆，可以與上述人生感懷詩參讀。《行路難》叙寫東漢末年楊德祖家族世代富貴，炙手可熱，趨炎附勢者趨之若鶩；一旦失勢，賓客盡去，唯恐避之不及。這使人產生了憤世情懷，也產生了避世的願望。《雜興》詩，前大半篇幅叙寫晉人溫嶠妖夢為災的奇異故事，然後以此為據，進行概括總結，比喻議論，升華出「善惡死生齊一貫」，委心任運，各遂其性，沒有成敗得失的思想主張。這既說明了李頎深受道家思想的影響，也說明了他對人生變化無常、世事翻覆難料，有着深切的感受。這是在文學史上產生過一定影響

的詩篇。

李頎的送別詩很有特色。這裏僅就其中注重表達別情的篇章略作說明。如《送王昌齡》詩，抓住「暮情」二字，描繪暮色中的種種景物，由景生情，情景交融，將別情寫得感人至深。《少室雪晴送王寧》詩，更是通篇都在描繪「少室雪晴」的清新潔淨、闊大疏朗、變化萬千的景象，只有末二句略表「惜別」情意，但全詩的寫景之中都滲透着殷殷別情。《送劉昱》詩，更是善於描寫刻畫情景，景中蘊情，情韻濃厚的名篇。前四句寫游子行前的情景，已有強烈的惜別之意；後四句寫游子乘舟出發時的情景以及想象別後游子在途中的情景，不管是實寫還是虛寫，都是情景生動鮮明，而惜別的情懷也就深濃地蘊含於其中。《送魏萬之京》詩，除了尾聯勸勉魏萬勿要蹉跎歲月，應當及時努力的思想之外，前三聯都是用婉暢流利的筆調，寫出游子從出發地所展現的沿途的深秋物候景色，從中傳達出游子的旅思和詩人的惜別。《臨別送張諲入蜀》詩，將游子一路上「蜀道難」的情景，與「傷客心」的「百恨千慮」，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寫，夾叙夾議，情景相生，表現出悲傷淒苦的惜別情懷。可見，李頎最好的送別詩，往往都是善於通過寫景來表達別情的篇章，並且情景交融的方法多種多樣，饒有韻致，富有特色。

李頎也有一些送別詩，並不以抒發別情為主旨，而是重在表現筆下人物的生活狀態

或精神面貌。如《送康洽入京進樂府歌》就主要表現的是一位西域地區的少數民族人士富有民族特點的豪縱浪漫的生活情形。《送劉十》詩，寫劉十求仕失意，歸隱田園，但仍然表現出豪放不羈、風流倜儻、卓爾不群的性格特徵和精神狀態。這些詩篇，較好地反映了盛唐文人的生活，是有社會時代意義的。此類篇章，可與上文所說的人物素描詩參讀。不過，李頎還有一些送別詩（或贈答應酬詩），在舊時頗得論者的喜愛，評價很高，而今天看來，則多不足稱。如《送李回》《寄司勳盧員外》《寄綦毋三》等七言律詩，它們的格律純熟，音情婉暢，風格流美，藝術上有一定的特色，但在內容上和思想上則比較貧乏浮淺，沒有什麼可稱道的。

李頎直接寫游賞山水的詩篇不多，較著者有《與諸公游濟瀆泛舟》詩。這是一首五古長篇。此詩叙寫很有章法。詩開頭并未寫「游」字，而是先叙濟瀆形成的靈異幽奇，祭奠瀆神的堂皇尊崇，賦予了很濃厚的歷史人文的意味。然後纔寫濟瀆泛舟所見到的水上景物，再以嵩山的遠景作為陪襯，更顯出濟瀆秀麗清新而又闊大雄渾之美。最後再寫諸公泛舟同游的興致和樂趣，是一首很有特色的山水寫景詩。李頎絕大部分的山水寫景詩，仍然是以送別詩的形式出現的。它們往往在詩題中就標出「遊」字，明確了詩是以游賞山水為主旨的。它們如《送從弟遊江淮兼謁鄱陽劉太守》《春送從叔遊襄陽》《奉送漪叔

遊潁川兼謁淮陽太守》《送皇甫曾遊襄陽山水兼謁韋太守》等詩，游玩山水，欣賞景色，顯然是這類詩的最重要內容。詩中常常從多角度、多方面展開描繪自然山水的景象物色，構成一幅又一幅美麗、開闊的山水圖畫，美不勝收，令人流連。也還有一些詩篇，僅從題目上看，它們就是送別詩或是寄題贈答詩，但詩中却是以描寫山水為主要內容的。如《送喬琳》《送劉主簿歸金壇》《贈別穆元休》《宿香山寺石樓》《寄鏡湖朱處士》等詩，都是此類詩篇。它們中的每一篇，都描寫出了自具特色的山水景象，衆多的詩篇綜合起來看，就構成了多姿多彩、清新秀美的山水畫卷。李頎在文學史上不以山水寫景詩著稱，其實他在這方面不僅作品較多，特色很鮮明，成就也較高，并且真實地反映了盛唐時期人們喜愛漫游，樂於欣賞山水的情趣，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了一個時代的士人風尚和精神面貌。

李頎善於咏物，咏物詩為盛唐詩人的翹楚。前文在談人物素描詩時所提到的《雙筍歌送李回兼呈劉四》，就是一首狀物寓興很有韻致的咏物詩。其他的咏物名作，如《崔五六圖屏風各賦一物得烏孫佩刀》詩，題寫畫面上的烏孫佩刀，但落筆卻從真刀寫起，誇張形容它的鋒利，保存它的精心，磨礪它的新奇，總之，都是為了寫出真的烏孫佩刀之奇，由此映襯出了畫刀之奇。這種通過咏真物來寫畫面的方法，尤覺作者構思之妙。還有《愛